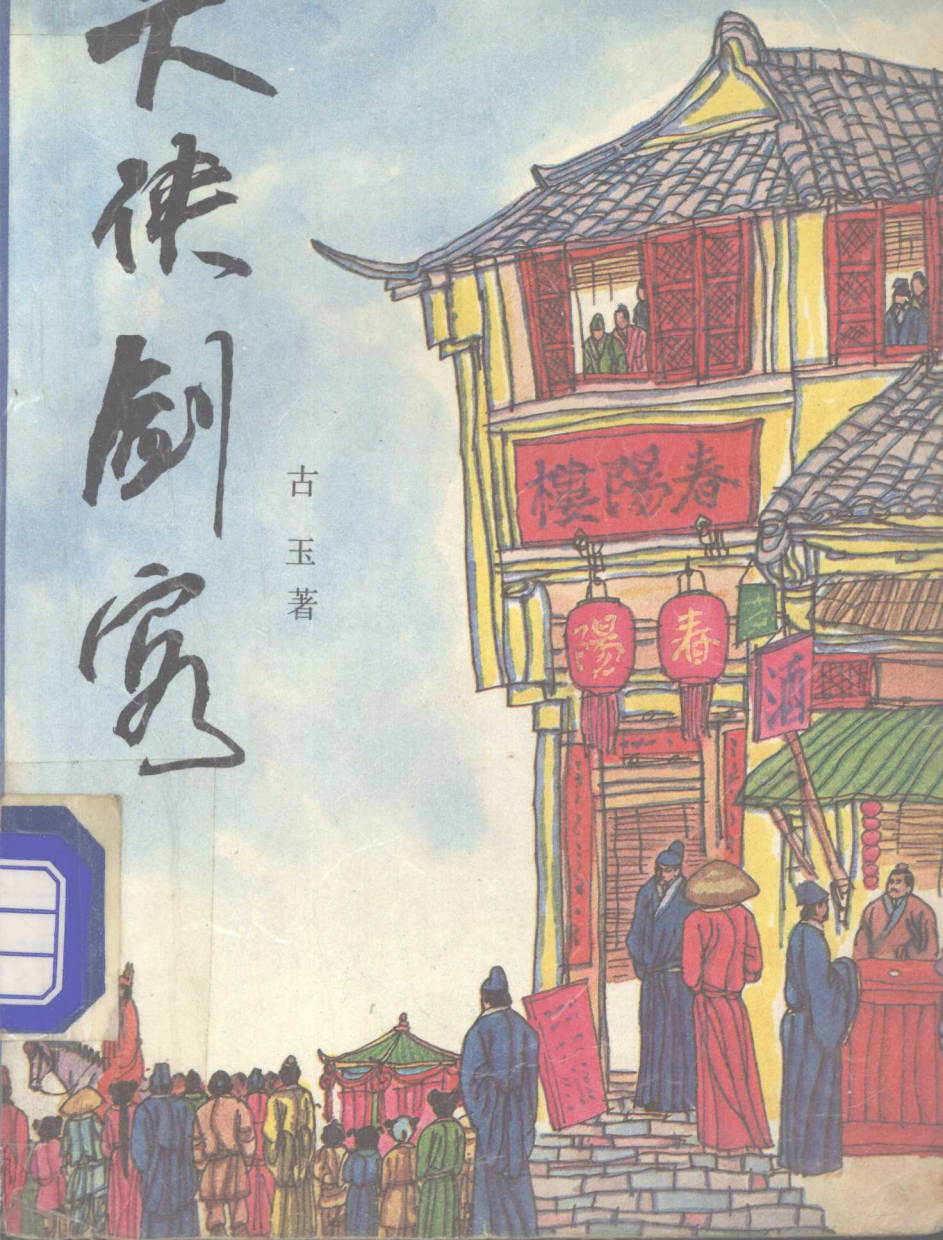


天俠劍客

古玉著



第十二章 一讯震江湖

方兆南心中忽然泛起一阵羞愧之感，暗道：我只管日夜兼程赶路，连一件衣服也不知替她制作。心中愧咎丛集，只觉得太对不起她，缓缓伸手，拂着她飘垂的散发，低声说道：“咱们俩只管赶路，连一件衣服也没给你作，想来使我不安的很！”

陈玄霜道：“我从小就穿补过的破衣服，穿惯了，师兄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”

她话虽说的十分婉转，但神情却很庄重，连眼皮也未睁动一下。

方兆南虽想说几句慰藉之言，但一时间却不知从何说起，而且她一副冷漠庄严的神情，心中纵有亲切之言，也叫你不敢说出口来。

他忽然觉着这女孩的性格，和那为逼自己吞服“血池图”而以身相许的梅绛雪，有些相同，但又有很多不同的地方，却无法明显的说出来……。

正忖思间，忽然听得一阵步履之声，由身后传了过来。

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腰束白布带子，手执巨斧，肩挑柴担的大汉，急步奔来，他身后跟着一个肩扛禅杖，足着芒履，

年约四旬的中年和尚。

方兆南一见来人，立时认出是袖手樵隐门下弟子盛金波，立时大声叫道：“盛兄别来无恙？”

盛金波转头瞧了方兆南一眼，冷冷的说道：“你又来我们朝阳坪下做什么，哼！是否觉着麻烦还没有找够？”

方兆南本想问他张一平的下落，但听得盛金波一番顶撞之言，一时间想不出适当措词回答，不禁呆在当地。

陈玄霜忽然挺身而出，道：“朝阳坪非你们私有之地，我们高兴来，你管得着么？哼！多管闲事！”

盛金波被她顶撞的愣了一愣，道：“一个女孩子家，说话没轻没重，成何体统，我盛金波堂堂七尺之躯，岂肯和你个女孩子家怄气。”回头对那和尚说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转身放步而行。

陈玄霜娇喝一声：“站住！”

正待放腿追去，却被方兆南一把抓住了左腕，劝道：“我们还有正经事办，别再多惹事啦！”

盛金波已然停下脚步，那中年和尚也把扛在肩上的禅杖，取在手中。

陈玄霜看两人都似摆出动手相搏的态势，平熄的怒火，陡然间又冲上心头，低叱一声：“放开！”用力一挣，摔脱了方兆南握在左腕的右手，一提真气，直冲过去。

那中年和尚随在盛金波身后而行，停下步来，正好挡在盛金波的前面。

陈玄霜冲到那和尚前面，星目一瞪，道：“站开去，是不是想挡我去路。”

中年和尚合掌道了一声佛号，道：“女施主请看我佛之面，

暂息胸中之愤，贫僧千里兼程赶来，有要事面谒这位盛施主的恩师，事关千百武林同道一死，急如星火，延误上一刻时光，即将多增加一分危机，唉！也许将贻害几条人命……”

陈玄霜笑道：“你说了半天，我一句也听不明白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呀？”

那和尚似是异常焦急神情间甚是不安的说道：“三十年前名震江湖的死亡标志‘七巧梭’重又在江湖之上出现，而且江湖各大门之人，和黑道上的高手，都接到一张通知，限令今年端阳之日，齐到冥狱‘绝命谷’中，赴她‘招魂宴’，如若届时不到，一月之内尽戮背约之人的全家亲友，刀刀诛绝，一口不留……”说此到处，突然想到和这样一个女孩子家，谈论目下江湖上惊天动地的人事，实是有些不伦不类，赶忙收住话锋，合掌一礼，接道：“因此事关系重大，贫僧奉命来此，邀请袖手樵隐史大侠破例出山，共筹挽救此一浩劫的办法，女施主如不肯忍一时之气，和盛施主动手相搏，只怕激怒了……”忽然觉着下面之言说出口来，不但于事无补，恐将引起对方反感，高喧一声：阿弥陀佛！住口不言。

陈玄霜看那和尚满脸愁苦之容，不觉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绝使保中招魂宴，听来倒像是有点可怕！”

那中年和尚听她随口说来，轻轻松松，脸上毫无紧张之色，摇头一叹，说道：“女施主年纪幼小，自然不知三十年前传言江湖之事……”

陈玄霜探手入怀，摸出爷爷遗留的锦袋，摸出了半截“七巧梭”，道：“你说那江湖上视为死亡标志的‘七巧梭’，可是此物么？”

那中年和尚，虽然看她从怀里摸出半截断梭，但还不信

那是“七巧梭”，那知凝神一看，登时脸色大变，全身微微颤动了一下，回头拉着盛金波，以极快的速度向前走去，眨眼间消失不见。

陈玄霜看那和尚惊慌之态，心中甚觉好笑，凝目寻思片刻，回头对方兆南笑道：“那和尚怎生这等害怕这只半截断梭呢，咱们追上去，问问他去？”

方兆南已知袖手樵隐武功高强，追上去只怕将要惹出一场麻烦，立时劝道：“人家既然害怕此物，咱们如果追了上去，只怕给人家增了很多麻烦，我看还是别追算了？”

陈玄霜只不过是觉着好玩，一听方兆南力劝不要追赶。也就不再坚持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好吧！这次依你就是！……”忽然脸色一整，接道：“是啦！你是怕我追了上去，招惹出麻烦来，误了救你师妹的大事？”

方兆南听得微微一怔，道：“救我师妹之事，纵然误了一天，也不要紧，我是怕你追了过去，和人打起架来，如果伤了别人，彼此无怨无仇！心中定然感觉难过，如若咱们被别人打伤，那就更不值得啦！”

陈玄霜听他一番解说之后，芳心甚感安慰，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我只道爷爷死了之后，世界之上再也不会会有惜我怜我之人，……”忽然想到言中之意太过露骨，倏而住口不言，缓步向前走去。

要知她幼年生长在孤独寂寞的环境中，父母早死，跟在祖父身旁长大，爷爷虽然百般怜爱于她，但为了造就她的武功，一直督促极严，在她童年到少女这些岁月之中，一直未能快快乐乐的玩过，因而使她性格之中潜藏了强烈的热情和极尖锐的反抗意识，这两种大不相同的观念，使她自己也无

法把握自己的性格，爱恨交炽，忽冷忽热。

方兆南默然相随她身后而行，一语不发，他在这几目观查之中，已然觉出此女喜怒难测，有时间笑靥如花，极是平和温柔，但有时却半日不言不笑，沉默的可怕，唯恐在言语之间，开罪于她，引起无谓之争，是以，能不和她说话，就尽量避免。

两人默默走了一段路程，陈玄霜突然回过头来问道：“方师兄，我心中想到了难解之事，不知你是否能够解得？”

方兆南道：“你且说将出来？让我帮你想想看？”

陈玄霜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和尚见到我这半截断梭之后，惊慌而去，不知是何用意？”

方兆南略一沉思，说道：“他见你手中断梭，定然误认了你也是冥狱中人，故而惊慌而去，那也是人情之常。”

他对“七巧梭”的出处来历，亦甚茫然，无法说出个所以然来，只好含含糊糊的应付过去。

陈玄霜道：“可是爷爷又怎么会把这数十年前，震摄武林人心的死亡标帜，留在这锦袋之中呢，难道我真的……”

她瞧了方兆南一眼，倏然住口不言。

方兆南听得心头一震，暗道：“这话倒是不错，他祖父留下这半截断梭，不知是何用意，看来此事只有到泰山黑龙潭畔，凭此断梭取剑之时，或能看出一点蛛丝马迹……”

陈玄霜看他默然不言，不禁又追问道：“你在想什么心事，难道你真的怀疑我是冥狱中人么？”

方兆南摇头道：“陈老前辈留此断梭，用意定然很深，姑娘纵非冥狱中人，只怕也和‘七巧梭’有什么恩怨牵缠。……”

陈玄霜凝目沉思，想从记忆之中，找出点可资追索的痕迹，但她想了半天，脑际中仍然是一片空白，想不出一点和“七巧梭”关连一起的事，不禁幽幽一叹，道：“我对自己身世，一直就模糊不清，父母形貌，一点也记忆不起，当我记事之日，就和爷爷住在一起，他老人家，除了告诉我名子叫玄霜之外，日夕都是督促我练习武功，从不肯谈我们的家世，每当我问及父母之事，他老人家每次都默然不言，我怕爷爷伤心，每次都不敢追问太紧，心中想着总有一天，他能告诉我的，那知他竟在我静坐运功之时，悄然而逝，看来我身世之迹，父母何在，今生今世，是永远无法知道了。”

方兆南劝道：“也许陈老辈早已预作安排……”他微一沉吟，接道：“陈老前辈，武功绝世，医术通神，自非无名之人，师妹身世将来不难查出，何苦自找无谓烦恼呢？”

陈玄霜展颜一笑，道：“你说的也是，像我爷爷那样高深的武功，举世也难找出几个，如果他不是身受内伤，定然要名列一代武学宗师。”

她天性之中潜在了易喜易怒的两重性格，再加上年纪幼小，天真无邪，不知收敛，喜怒之情，常常流现于神情之间，使人大感不易捉摸。

方兆南抬头看看天色，已是黄昏时分，笑道：“天色已经不早，咱们在此坐息一阵，等候天色入夜，去救我师妹出来，就可离开此处？到名满天下的西湖去游觅一番。”

陈玄霜问道：“西湖好玩么？”

方兆南正待答话，陈玄霜又抢先说道：“我知道啦！西湖乃天下有名的风景之区，山明水秀，自然是好玩的地方，咱们快些休息吧！”

两人盘膝运息了一阵，待天色初更时分，起身向那山洞所在奔去。

方兆南白日来过一次，早已把地形记熟，一口气已奔到流泉突岩所在。

陈玄霜跃自打通“生死玄关”之后，武功大进，双臂一振，衣袂飘飘而起，瞬间已飞上了突岩，方兆南却需中途接脚换气，才能跃登而上。

待方兆南登上那飞泉之下的突岩时，陈玄霜早已停身在上，飞起一脚，向石壁之上踢去。

方兆南大声喝道：“霜师妹不可乱来！”出声阻止之时，已是迟了一步，但闻砰的一声，已然踢中了石壁，

只听壁间回音嗡嗡，这一脚显然正踢在石门之上，方兆南心头有如鹿撞一般，咚咚乱跳，只怕这一脚要踢出一番大祸。

那知过了半晌，仍不闻有何动静，心中大感奇怪，举起右手，轻叩石门，高声说道：“晚辈已取得九转生肌续命散，老前辈快请开门。”

他一连唤了数声，石壁门既未开放，也未闻有人答应之声。

陈玄霜突然插口说道：“也许那老妪已经伤重死去啦！”

方兆南心头一凜，道：“那怪姬在这石洞之中住了几十年，都能够撑得过去，何以会在和自己相约的三月限期之中死去……。”

陈玄霜嗤的一笑，道：“方师兄，人死本来只要一会儿的工夫呀！”

方兆南久叫石门不开，心中本已怀疑，再听陈玄霜连番

提说，只感背脊之上，陡然升起来一股寒意，打了一个冷战，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那老嫗冷怪无比，如若真的伤重而死，只怕我那师妹也难以逃出她的毒手。”

他愈想愈怕，不禁火起，悄起一脚踢在那石门之上，厉声说道：“晚辈并未延误三月期限，老前辈何以闭门不见！”

但闻山石嗡嗡回响，显然这一脚又踢在石门之上，但却仍不闻石壁之内，有何反应。

陈玄霜道：“咱们把这石门打开，进去瞧瞧吧……”她说打就打，双脚齐飞，连踢石壁。

这一块石门，只不过有数寸之厚，那里经得住她连续飞脚猛踢，不足一盏热茶工夫，已被他踢的裂痕横生。

方兆南怕她遇上什么儿险，紧随她身后跃入山洞。

忽听陈玄霜啊哟一声，娇躯疾向后退，偎入方兆南怀中。

方兆南不自觉伸手一抱陈玄霜偎来娇躯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陈玄霜缓缓由他怀中抬起头来，说道：“我害怕……”羞恹一笑，住口不言。

方兆南道：“怕什么？”

定神瞧去，只见那依壁而放的石板之上，横卧着一具骨骼，除了头上还余有一点皮肉，和那长长的头发，仍在之外，全身上下各处皮肉都已化尽，余下森森白骨，不禁大吃了一惊，叫道：“瑛师妹！瑛师妹！……”

他在焦急之间，用力甚大，但闻满洞回音，盈耳尽都是呼唤瑛师妹的声音。

陈玄霜缓缓的离开了方兆南的怀抱，向后退了几步，靠

在石壁之上，目光凝注在方兆南的脸上，一语不发。

方兆南大喊了两声之后，心情逐渐安定下来，缓步走到那横陈白骨的石榻之侧，低头一瞧，立时大叫一声，一跤跌摔在地上。

在这等星月黯淡的夜中，在这等险风森森的石洞中，这一声凄厉的大叫之声，登使人毛发皆竖，只吓得靠壁而立的陈玄霜全身为之一颤，呆了一呆，才奔到方兆南身侧，扶他坐了起来。

只见他双目圆睁，满脸凄厉之容，泪水一颗接一颗滚了下来。

陈玄霜芳心之中大为之震动，突然回想到方兆南相待自己的诸般好处，一种女性潜在的母爱，发挥了作用，这十几年岁月之中，她一直把这等先天潜在的诚挚情爱，隐藏在心底深处，没有机会，使她发泄出来……。

此刻，她却被方兆南凄厉，悲苦的神情，触发了潜藏在心底深处的情爱，忽然间，变得无限温柔，右手缓缓举起了一块罗帕，轻轻的拂着他颊间泪痕，深情款款的说道：“方师兄，你心里难过了么？”

她生平之中，从未柔情绵绵的劝慰过人，心中虽有着千万慰藉关怀之言，但一时却不知该从何说起。

方兆南忽然长长一叹，热泪如泉夺眶而出，道：“我师妹死了！”

陈玄霜转头看去，果见那石榻一旁的角落之中，侧卧着一个全身女装之人，云髻散乱，斜靠在石壁之上，全身僵硬，似是早已死去多时，以她身材和衣着看去，年龄决非三十岁以上之人。

方兆南呆坐了一阵，忽然挺身而出，走到她尸体之旁，伸手抓住她的右臂，搬转过她的尸体，拂开她乱发看去。

原来他忽然想到了也许这死去的女人不是周蕙瑛呢，心念一动，立时起身走了过去，那知拂开她垂首散发一瞧，登时吓的向后退了两步。

原来那人脸上，早已被人抓的血肉模糊，无法分辨。

方兆南呆了一呆，突然转过身子，指着那石榻之上，横陈的白骨，骂道：“你这惨忍的妖妇，三月限期，并未超过，你竟不守信约，害死了我师妹……”

他愈骂愈是火大，一腿向石榻之上扫去。

但闻一阵哗哗之声，石榻上一具完整的人体白骨，应声而碎，向四面散飞开去。

他一脚踢去了那石榻上一具白骨的下半个身子，心中似是仍未解恨，举手一掌，又向那白骨上半身拂去。

白骨和一颗肌骨稍存的长发怪头，横飞而起击在对面石壁之上，噗噗的响声之中，挟杂着一阵金铁相击的声音。

方兆南转头望去，只见一支金光灿烂之物，击在石壁之上，没落下去。

陈玄霜探手捡了起来，说道：“那尸体不见得就一定是你师妹……”

方兆南道：“这石洞僻处山腹，外面石壁又光滑异常，极难看出破绽，不知此洞之人，如何能找到此处，必然是这老妖物自忖必死之时，心中生出杀机，突然下手，抓碎我师妹面骨……”

陈玄霜道：“难道世上就再无人知道此洞之秘密了么？”

方兆南叹道：“这老妖妇被人涂上化肌消肤的药物，据她

所说，已有三十寒暑之久，如是知她被囚禁此处的秘密的人，年岁亦必在六十岁以上，但那尸体瞧去，却似少女模样，除我师妹之外，还有何人？”

陈玄霜凝目寻思片刻，说道：“你可记得你那位瑛师妹穿的什么衣服么？”

方兆南被她问的一怔，转头向那尸体瞧去，沉吟良久，答道：“我记得她是穿的绿色衣服。”

陈玄霜瞧了那尸体一眼，道：“你记得不错么？”

方兆南略一寻思，道：“决不会错，她从小就喜欢绿色衣裳。”

夜色之中，极不易分辨颜色，但陈玄霜目光锐利，大异常人，虽在险暗的洞中，已瞧出那少女服色如非青蓝，就是深绿，不禁芳心微感一震，不敢再接口说话。

方兆南听她久久不言，回头抱起尸体，到了山口之外，藉星光水色一望，登时向后退了三步，缓缓把手中尸体放下，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果然是绿色衣服，这一定是她了！”热泪滚滚而下，滴在那尸体上。

陈玄霜缓缓走近他身边说道：“师兄不是劝过我么？人死不能复生，哭有何益……”

方兆南道：“是我害了她啦！如我能早些时回来，她也许不致死在这老妖妇的手中了。”

陈玄霜幽幽叹道：“都是我不好，害得你师妹遭了那妖妇毒手，如你不是为我，可以早回啦！”

方兆南道：“唉！这如何能怪得你，如不是你相救于我，我早已被人杀死在九宫山中了？”

陈玄霜突然放低了声音，问道：“你那瑛师妹，待你可好

么？”

方兆南缓缓把尸体向石榻之上放去，目光触处，忽然发觉那石榻之上，放着一柄银光灿烂之物，随手取了下来，把尸体放下，随口答道：“她待我很好！”

只听陈玄霜微带着抖颤的声音，说道：“如今她已经死了，那也是无可奈何之事！我要像她对你一样的待你……”

她声音突然的低沉下去，“待你”两字之后，说的什么，大概只有她心中知道了。

方兆南黯然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

探手又抱起石榻上面的尸体，缓步向外走去。

陈玄霜低声唤道：“方师兄！”

方兆南停下步，回头答道：“师妹有话说么？”

陈玄霜道：“你要把她尸体，带往何处？”

方兆南凄然一笑，接道：“我要为她找一处山青水秀，风景绝佳之地，把她好好的安葬在那里……”

他微微一顿之后，凝注洞外，接道：“恩师全家罹难，横遭惨死，她是唯一逃出劫难之人，想不到却丧身在这荒凉的深山之中……”

他这话，似是说给陈玄霜听，也似是对着怀抱着尸体忏悔，祈祷，又好像自言自语，神态间无限黯然，热泪滂沱，滚下双颊，滴在那尸体之上。

陈玄霜缓步走近他身侧说道：“师兄不要再伤心了，她既然已去，人死不能复生哭有何用，咱们该想法子，替她……”

她本想说替她复仇，忽然想到那害死她师妹之人，早成一堆白骨，这报仇之事，已是永无可能了。

她本是极为聪明之人，略一付思，立时接道：“替她好好的安葬起来，尽到你的心意，也就是了，你这般忧伤，痛苦，对死者无补，但对你的身体，却有着很大防害。”言来深情款款，目光中情意无限。

方兆南道：“眼下四面无村镇，连找个售棺木之处，也难找到，唉！……”

陈玄霜道：“这石洞之中虽然黑暗，但尚可通风，不如把她尸体暂时寄在此处，再想法子把那洞口堵闭起来，过些时日，咱们再来此处，把她尸体取回，和她父母合葬一起。”

陈玄霜抬头打量了四周一眼，道：“我倒有个法子说将出来，只怕师兄生气？”

方兆南虽在忿怒痛苦之中，但他乃极端聪明之人，微一思索，已想出陈玄霜言中之意，当下说道：“你可是想要我把她尸体用火化去么？”

陈玄霜道：“不错，用火化去之后，咱们再找一个瓷坛来把她骨灰盛起，送回她家中，把她和父母合葬在一起？”

她略一停顿之后，又道：“再不然和我爷爷的尸体一样，找一处高峰严寒之处，把她尸体放入冰雪之中，冻起来，你如想念她时，随时可以瞧她。”

方兆南发觉眼前固执、任性、天不怕、地不怕的陈玄霜，忽然间性情大变，温柔娴静，对自己关顾爱护无微不至，心念一动，不觉转头瞧了她两眼，只见她满脸情爱横溢，心中忽然一凜，接道：“霜师妹说的对，咱们就把她火葬了吧。”

当下举步走出石洞。

陈玄霜看他居然肯听自己之言，心中十分高兴，紧随其后，出了石门。

方兆南站在洞口外的突岩之上，长长吸了一口气，连转于丹田之中，纵身而下，藉突出矮松，山石一接脚力，落入谷底。

陈玄霜的轻功，本比他高出很多，但她不愿在他心中心急，痛苦之时，在他眼前卖弄，滑步而下，紧随在他身后，落入谷底。

她情窦初开，积存心底的热情，极容易奔放出来，此刻，她已觉着方兆南，是她在茫茫人世间的唯一的亲人了……

两人奔行到一处山坳所在，方兆南放下手中尸体，朗朗的星光之下，已可分辨出这僵卧的少女尸体，确实穿着一身绿色的衣服？

这使他更确认横放在眼前的尸体，是周蕙瑛而毫无疑问了，仅存在心中的一点侥幸想法，完全消失，他呆呆的望着尸体，回想着儿时相伴游乐的诸般情景，热泪又不禁涌出眼眶。

陈玄霜附在他耳际间，轻声说道：“方师兄我们可要去砍些干枯的树枝来么？”

方兆南突然觉着放下那尸体之后，手中还似拿着什么东西，低头看时，只见右手之中，握着一柄一尺五寸左右，银光灿烂似剑非剑，似刀非刀之物。

他在挥掌扫去那石榻上白骨之时，会见此物，当时他急痛之间，神智恍恍惚忽，随手取了过来，也不觉得，现下仔细一瞧，星光下隐隐可见那银光烁烁的似剑非剑之物，泛起一道紫色线痕，不自觉伸手触摸了一下，只觉此物钝难切物，两边都似铜钱般厚，似剑非剑，似是造来好玩的银牌，而且拿在手中，轻灵异常。

他瞧了一眼，本想随手弃去，瞥眼见陈玄霜手中也握着一支和自己长短相同之物，只是颜色金黄，中间隐起一道黑色迹痕，心中暗自忖道：此等好玩之物，她定然喜受，不如暂时先把它存放起来，将来送给她玩罢，随手放入袋中，点头说道：“我去砍点枯枝，你在这里守着他的尸体吧！”

也不待陈玄霜答话，立时向一处山坡之下奔去。

他以一个身负武功之人，折砍一些枯枝，自是轻而易举之事，片刻之间已采集了一大捆回来。

陈玄霜忽然想到，还未找到装盛骨灰之物，当下说道：“咱们先去找一只坛子来吧。”

方兆南想了一想，道：“此处一片荒凉，除了到袖手樵隐居的所在之处，往那里去找坛子呢？”

陈玄霜道：“袖手樵隐，想必是一位很有名气的人，咱们找他借一个坛子难道就不肯借么？”

方兆南道：“此人生性怪僻，不通达一点人情，别说借个坛子，就是想借个茶杯用上一用，只怕他也不肯！”

陈玄霜道：“有这等怪人？那咱们更是得去瞧瞧了，如他肯借，那就算了，如若不肯，那就闹它个天翻地覆，然后再强拿他一个坛子，看他有什么法子！”

方兆南道：“那袖手樵隐武功奇高，只怕咱们两人，也不是他的敌手。”

陈玄霜心中更是不服。冷笑一声，暗忖：我偏要去瞧瞧他是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之人。口中却答道：“那咱们总不能不要盛装骨灰的坛子呀？”

方兆南索思了半天，觉得除了到袖手樵隐之处外，这方圆数里之内，很难找得到人家，纵然遇上一两家，只怕也没

有坛子可借。

思来想去，觉着除此一条路，别无他径可循，微微一叹道：“我们去找袖手樵隐可以，但师妹必须要听我的话。”

陈玄霜笑道：“好吧！到了那里之后，我就紧随在师兄身后，一语不发，什么事都由你一个人和他说罢。”

方兆南道：“我并非要约束师妹行动，实是因为那人武功太高，如若真要是闹出事来，那可是烦恼无比……”

陈玄霜笑道：“你放心好啦！你不同意，我决不随便出手就是。”

方兆南把放在山坳中的尸体，移到一块突岩之上，搬来了几块山石，把尸体围起，上面用树枝掩遮起来，恭恭敬敬对那尸体一个长揖，才回头对陈玄霜道：“那袖手樵隐号如其人，从来不肯管人闲事，咱们见他之后，不要理他，自己动手取了应用之物，回头就走，也许不致惹起麻烦。”

陈玄霜道：“我已记在心中了，快点走啦，把她尸体放在岩石之上，也非长久之计……”

方兆南黯然一叹，转身向前奔去。

他已到过了一次朝阳坪，对去路记忆犹新，停尸之处，相距朝阳坪也不过四五里路，两人一路急奔，一口气赶到了断魂桩处。

他虽知陈玄霜轻功提纵术高过自己，但仍然回头喝道：“此处险恶异常，师妹请小心一些，看不准落足之处，不可逞强飞渡？”说完，提聚丹田真气，运足目力，看清了第一道石桩位置，正待飞跃过去，忽闻衣袂飘风之声，陈玄霜已抢先向前跃去。

她身法迅快，认位奇准，足着石桩，回头叫道：“师兄快